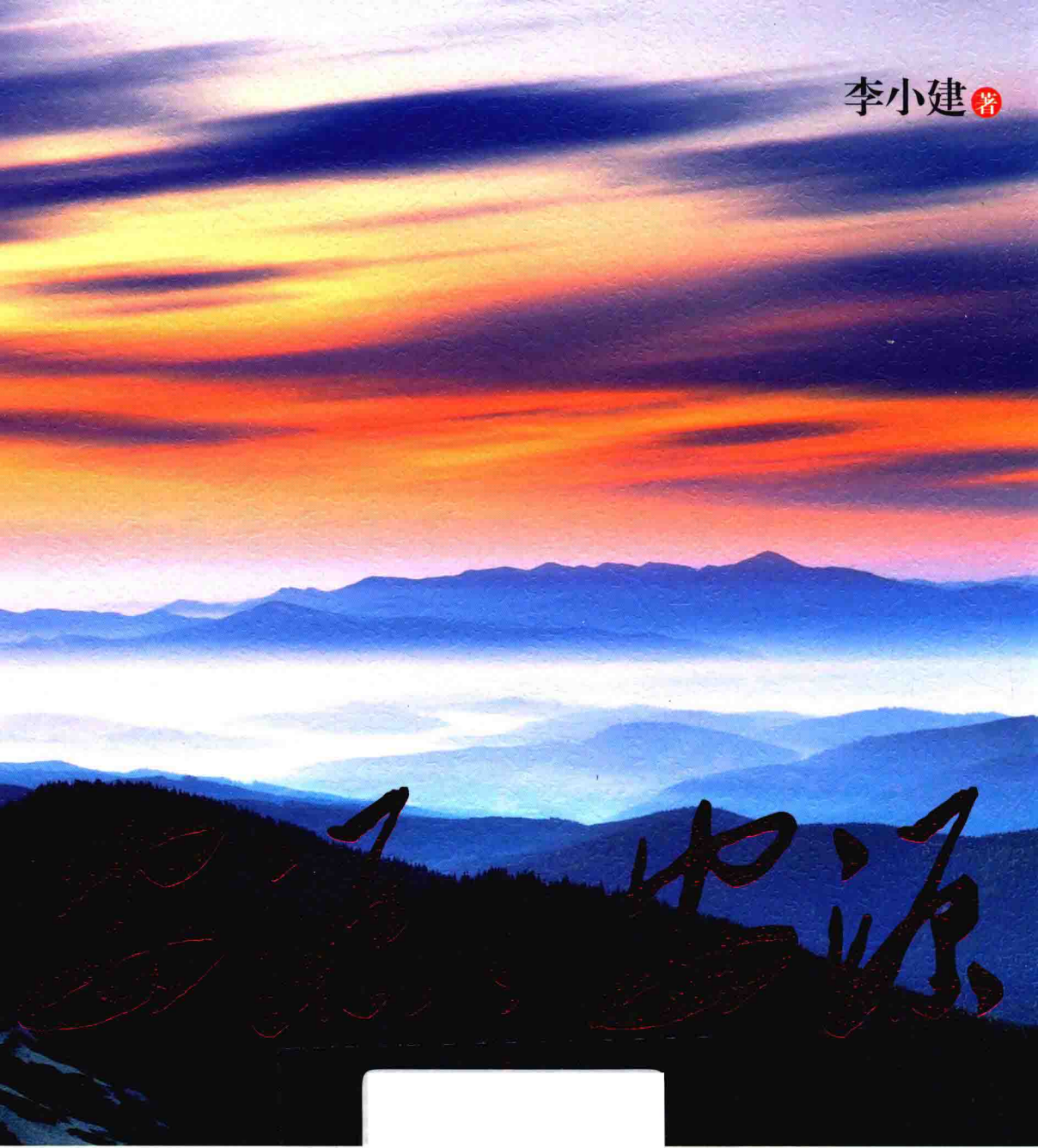


李小建  著



全景展示波澜壮阔的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秋收起义**的长篇纪实文学

成功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的**领袖群体形象**

史料翔实可靠，故事曲折，跌宕起伏，人物刻画惟妙惟肖，颇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李小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源, 安源 / 李小建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10-08524-9

I. ①安…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0718 号

安源, 安源

李小建 著

责任编辑: 王一木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942867919@qq.com web@jxp-ph.com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3.5

字数: 640 千字

ISBN 978-7-210-08524-9

赣版权登字—01—2016—3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68.0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沉沉冤狱地	1	第二十五章 路矿兑现诺言	119
第 二 章 挑脚炭工	7	第二十六章 暗算	123
第 三 章 英雄本色	13	第二十七章 废包工	127
第 四 章 惩恶棍	16	第二十八章 弄巧成拙	130
第 五 章 赠双铜	21	第二十九章 禁赌	134
第 六 章 小英雄显威	24	第 三 十 章 舞龙灯	137
第 七 章 袁拳师立派	27	第三十一章 意中人	143
第 八 章 力惩负心汉	32	第三十二章 化险为夷	149
第 九 章 安源播火种	34	第三十三章 支援水口山	156
第 十 章 小红楼	43	第三十四章 桐子坡遇险	159
第 十 一 章 游学劝工友	47	第三十五章 水口山工人罢工	161
第 十 二 章 五福巷党支部	50	第三十六章 铁尺惊敌胆	166
第 十 三 章 俱乐部成立	56	第三十七章 反贪污	169
第 十 四 章 最后通牒	59	第三十八章 长沙缉贪	172
第 十 五 章 洪门师立誓	65	第三十九章 大闹花月楼	176
第 十 六 章 大罢工	71	第 四 十 章 金融风波	179
第 十 七 章 通行证	79	第四十一章 蜕变	182
第 十 八 章 独闯游乐场	82	第四十二章 俱乐部大厦	186
第 十 九 章 妙计救人	86	第四十三章 闹洞房	191
第 二 十 章 吃酒误事	89	第四十四章 大联欢	193
第二十一章 劳资谈判	93	第四十五章 如意郎君	198
第二十二章 再次发表宣言	100	第四十六章 一箭三雕	204
第二十三章 签订“十三条”	108	第四十七章 安那其主义	209
第二十四章 我要加入俱乐部	113	第四十八章 以儆效尤	216

第四十九章	反动联盟	221	第八十三章	农讲所	364
第五十章	修女送情报	224	第八十四章	捣赌场	367
第五十一章	引爆破敌胆	227	第八十五章	海陆丰考察	371
第五十二章	为农民解难	230	第八十六章	临别箴言	376
第五十三章	怨偶成佳侣	235	第八十七章	回乡布任务	378
第五十四章	互济股	241	第八十八章	铲恶霸	382
第五十五章	矿长退休	243	第八十九章	人神共愤	385
第五十六章	滚雪球	247	第九十章	审判陈震山	388
第五十七章	喜添贵子	253	第九十一章	清清池塘	393
第五十八章	新大厦	256	第九十二章	分田地	396
第五十九章	斫梧桐	262	第九十三章	筑坝言欢	401
第六十章	株洲救灾	264	第九十四章	妇女主任	407
第六十一章	集体婚礼	268	第九十五章	支援北伐	410
第六十二章	抵制日货	270	第九十六章	公审恶棍	417
第六十三章	狼狈为奸	277	第九十七章	生产自救	420
第六十四章	选美	282	第九十八章	两战连捷	427
第六十五章	逼婚	289	第九十九章	醴陵调查	433
第六十六章	新生	295	第一百章	十万农工攻长沙	437
第六十七章	少奇别子	298	第一百零一章	大屠杀	442
第六十八章	宿破窑	301	第一百零二章	保卫“小莫斯科”	448
第六十九章	险中求胜	305	第一百零三章	片言立大功	454
第七十章	好汉受刑	309	第一百零四章	妙计退敌	457
第七十一章	心心相印	312	第一百零五章	牛形岭解围	462
第七十二章	救夫心切	316	第一百零六章	敌军大溃逃	467
第七十三章	追祭挚友	320	第一百零七章	警卫团	471
第七十四章	办农会	323	第一百零八章	调兵遣将	483
第七十五章	再罢工	328	第一百零九章	张家湾红灯	487
第七十六章	笑里藏刀	333	第一百一十章	秋收暴动前夜	492
第七十七章	设计屠杀	336	第一百一十一章	一战萍乡	496
第七十八章	炸弹传信号	340	第一百一十二章	二战老关	502
第七十九章	九月惨案	344	第一百一十三章	三战醴陵	505
第八十章	肖瞎子受辱	350	第一百一十四章	再克浏阳	515
第八十一章	遁入空门	355	第一百一十五章	挥师井冈	524
第八十二章	万人齐悼	357	后记	534	

第一章 沉沉冤狱地



清宣统二年（1910）。火车在株萍铁路上飞驰。

一个孩子坐在脏兮兮的车厢里，他叫袁品高，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田心村人，这年15岁，由于营养不良，长得又瘦又矮。他听人说，与之临近的江西萍乡开了一个大煤矿，叫安源煤矿，是中国最大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那里的钱多得很，受够了苦难的他与邻居杨五老信子合计一道去萍乡挖煤。他这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火车经过的地方，山岭、河流、城镇及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和他的家乡一个模样，农民们顶着毒辣的太阳在农田里劳作，一个个都是衣衫褴褛，居住的绝大多数是茅草屋，都是一样的贫穷。

火车经过萍乡车站停了下来，袁品高爬上厢沿观看。萍乡很是热闹，车站上人来人往，拥挤密密的，有上下车的、搬运东西的、送行的、做工的、提着篮子叫卖的、敲着明杖算八字的、穿着蓝色制服维护秩序的，而尤以挑担的工人为多，工友都穿着一件黑色无袖短衣，背上印着白色“箩脚行”三个字。萍乡箩脚行的数千工友正在搬运煤炭和从外地运进来的大米、百货和南货，以及往来于萍乡办事的旅客行李。运大宗货物时，他们装“刁”，即是运用杠杆定理，树个三脚架，上头横一根木杠，将物资吊在木杠的一头，工人在另一头压下木杠把物资“刁起来”，吨多重的东西不在话下。搬运散装东西有挑的、两人抬的、甚至多人抬的都有。煤炭装运的任务最为繁重，多时一天要运上千吨。运煤工人一个个都是黑不溜秋的，身上湿透了，工人们每挑一担，工头就发给一根筹码，工人下了班拿筹码去公事房兑钱。火车也凑热闹般在这里停留、吐着白气，一声声尖锐的嘶鸣震人心魄，火车开动扎扎的声响显得格外紧迫，整个车站显得紧张而喧嚣。由于是单行线，从湖南开上来的车子要在这里停下来，听从调度指挥，待一趟从安源开来的运煤车开过来以后，才能朝安源驶去。所以，火车在安源三号桥一段开得极慢。

“大家快下车呀，在车站被稽查捉了要挨打的。”同行中有知情的人告诉大家。于是，人们纷纷下车。

安源

原来，这开车的火车司机叫朱少连，湖南衡阳人，1887年3月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后考入了湖北铁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株萍铁路当机车司机。他看不惯路局职员的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同情矿工，因此他在有人上下的地方故意开慢些，方便人们上下车。

安源

三号桥是株萍铁路从萍乡到安源的第三座桥梁，也是最后一座桥。到了三号桥，离安源就不远了，能看见安源的轮廓了。袁品高跟在杨五老馆子背后，杨五老馆子教给他一些出门做客的礼节。原来，这工也不是好做的，安源每日有13000多人上班，还有5000多人在等待工作。如果有人伤了、病了、死了或者歇假去了，他们就顶替上去。而这5000多“劳动后备军”时常威胁着13000多人的饭碗，所以这些劳苦的矿工只有时刻绷紧神经，努力工作，不可出事，工作才能保住，才能保住饭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的一面。在管理方面，一方面，安源煤矿采用包工制，雇用了很多包工头，工人全部在工头手上；另一方面，矿上驻有军队镇压工人。矿上有矿警局，建有东、西、南、北四个矿警队，矿警最多时达900人，持有各种枪械数百条。安源矿警局起源于曾国藩的团练，后李鸿章仿效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盛宣怀创办萍乡煤矿，矿警也沿袭了下来。萍矿矿警队主要是北方人，他们在萍矿没有关系，故办事没掣肘，较认真，对企业忠诚。工人的饭碗是工头给的，所以为行方便，工人都要向工头送礼。袁品高他们找工作还要求人，所幸的是杨五老馆子的高姓邻居在矿上当师爷。高师爷在紫家冲挑脚处管账，因此他们先去紫家冲。

紫家冲为萍矿的一个分矿，位于安源东南角，距安源还有十几里路，须穿过安源街。他们从三号桥到安源街，途经工厂区。这里工厂连绵，烟囱高耸，吐着黑烟。厂房里一片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浓浓的白气从厂房里吐出来，工人们就在白气弥漫的工作间里操作机器。看上去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害怕，好像人在操纵魔兽一般。忽然一声尖锐的汽笛长鸣，把两人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叫号，因是用蒸汽的尾气推动汽笛，故又曰叫尾子，这是到了上下班时间通知工人换班的。进班的工人听到叫号声就赶急走，有的甚至跑步，生怕上班晚了点不到名而没事做，路上是撞鼻子的人。只见一个红毛洋人，用拐杖打工人，工人不敢还手，只抱着头哀求。有一个洋人和洋婆子坐在四轮马车里，嘻嘻哈哈打情骂俏。袁品高看见这些红毛洋人觉得好奇，不觉多看了一眼，“拍”的一包果壳，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脸上，洋人、洋婆子哈哈笑着扬长而去。有一辆小车子开了过来，矮矮塌塌的，有四个轮子，屁股后面冒着烟，它“嘀嘀”两声，行人赶急让路。袁品高想，这么矮的车子，这里面的一定是个矮小个子的人，要不就是坐着小孩子。刚好这时车子停了下来，钻出几个人来，却全都高高大大的人，原来这里面是可以坐着的。其中有个40几岁的人，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拿根自由拐杖，很自信地站立着。那几位对随从他俯首帖耳，

低头哈腰地说：“李矿长请！”走进了一座颇为豪华的酒店里。不远处南面的山上是大片的樟树林，黑压压地笼盖了东西两座山头，一些漂亮的西洋建筑坐落在于香樟林里，显得古雅静谧。

安源位于江西省萍乡县东南6公里，据说安源最高峰武公岭古时有三座庙：脚庵位于武公岭后侧山下，名葛仙庵；中庵位于山腰；顶庵则于山巅。一天，中庵住持梦见菩萨托梦，说这里有万年香火，无万年神位。意思是说，这个庵宇万年有人烧香朝拜，可因乌龙翻身（即开发煤炭），难保万年不损。于是住持决计将三座庵宇迁往离安源60公里的兹山（武公山）。庵宇迁走后，这里的村民希望神灵继续保佑他们“安”定生息，又因兹山的庵宇曾起“源”于此，故将武公岭脚下盆地取名“庵源”。后人觉得庵字难写难认，为图方便和吉利，将“庵”字改为同音“安”字。这就是安源得名的来由。这些当然是袁品高后来才知道的。

安源以产煤著称，据称安源周围煤炭储量有五亿吨之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开采，当时人们叫煤炭为石炭、石涅，主要用于做饭、烤火。到了清代，由于西方商业的渗入，中国渐开近代工业之风，所需煤炭增加，这给萍乡人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安源山上遍开商井，安源产生了不少富商。当时萍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混沌初开到如今，珍珠异宝土里存。金银财宝用仓装，乌金出自我萍乡。安源煤炭本不少，近地几省烧不了。”这显示了安源的富庶。直到萍乡煤矿开采，安源的繁复更是今非昔比。

安源是个狭长形山谷盆地，四面环山，其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却居住着8万多人，人口密度之大，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安源街道多而密集，长长短短有十几条街。街道狭窄，店铺稠密，大大小小的店面有1500多间，各色货物都有。由于安源的开放性，有世界上最前卫的法国香水、美国香槟、日本火柴、英国呢料、俄罗斯帽子等，还有被欧洲人称之为“绅士运动”的足球、篮球和跑马运动等；有刚刚诞生不久的无声电影；有北京、上海才有的动物园，动物园里圈养着狮子、老虎、狗熊、云豹、长颈鹿、黑白天鹅、火烈鸟等珍稀动物；有非常风行的冰激凌。当然也有我们的“国粹”：娼妓、流氓、帮派、各色会馆以及僧寺和道观。据统计，安源的寺庙、教堂就有24座。总之，安源就像一个仁慈的母亲，把中的西的、土的洋的、粗的细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一起抱在怀里，把合理的、不合理的都包融在一起，因而凸显了它的紧张、繁华、纷乱、庸俗、实在。

袁品高跟着杨五老馆子走，生怕会丢失，他紧紧拉着杨五老馆子的衣襟。安源街市上人声鼎沸，川流不息。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粗衣短褐的。有穿得风流潇洒的，有穿着妖里妖气的，也有穿破衣烂衫的乞丐伸出脏兮兮的手向人讨钱，而更多的是矿工。矿工有一个别名，叫炭古佬。民间有“三缝九佬十八匠”之说，其中的“九佬”指的是炭古佬、碗古佬、药古佬、

纸古佬、船古佬、药古佬、捡屋佬、排古佬、打鼓佬。所谓“古佬”是师傅的意思。煤井的矿工都是由有经验的挖煤人担任，由于煤炭埋藏在地下，看不见，如果挖到了煤，人们就说他是“估”出来的。由此“炭古佬”就成了煤矿工人的别称。他们穿着虽不十分整洁，却比一般乡下人穿得好，有的还很赶时髦，戴牛仔帽、墨镜，拄着自由拐杖，像绅士一样。将他们与店里的先生、公司的职员相比，他们更白净，而且身上有着永恒的记忆——墨针。

忽然，传来“嘚嘚”的马蹄声，杨五老馆子反应迟钝，重重挨了一马鞭子。“哎哟。”他摸了一下颊，渗出了血。他是个老实人，在乡下吃惯了亏，总以为只要自己不惹事就吃不了亏，因此只是捂着受伤的脸，不敢言语一声。袁品高则狠狠盯着这人，他要记住这人。这人长得高大、威猛，一脸络腮胡子，骑一匹枣红马，马鞭子扣在中指上轻轻旋转，在炫耀自己的威力。旁边的狗腿子骂道：“瞎了眼的乡下人，三老爷来了也不晓得让路，这不是赚打吗？”两人慌忙让开一边。见有人在卖一担金黄的橘子，这人停了下来，狗腿子捧了几捧橘子，三老爷坐在马上接了，剥了吃，一文钱不给就走了。待他走远，那卖橘的小贩骂道：“王三胡子，你吃了去死！小心总有一天有人来收拾你！”袁品高暗暗记下了王三胡子的脸庞。

正走着，飘来一阵浓郁的桂花香，传来一阵熟悉的歌声，只是这歌经了赣方言的浸润，越加显出忧伤的情调：

八月望郎是中秋，

姐儿门前桂花香悠悠，

手攀花枝望明月呀，

哥仔——

月饼香甜姐仔实在难下喉。

这是湘赣一带流传的民歌《十月望郎》，如果在乡间凄清的夜里，有一个思妇在唱，清风悠悠地传送着这忧伤的歌曲，定然叫人肝肠寸断。然而，这是歌楼酒馆的歌声，回应的是粗俗的叫“好”声，听上去总觉得酸酸的，不是个味儿。

他们问了路，从安源新街尾至紫家冲还有十几里路。于是，他们走坝善冲，在石公庙处登山，走二坡里、三丘田，一路上山道崎岖，两人走得直喘粗气，汗如雨下。到了三丘田，这是安源的最高峰，上面是平地，有几座茅屋，几丘田，这里的地全是黑黝黝的，连田里的泥也是黑色的。禾苗青幽幽的，三丘田山高水冷，只能种一季稻，故此现在还是青苗。这是他们从地形上观察到的。从三丘田下去不远，即到了紫家冲。

紫家冲地形两山夹峙，中间为狭长形平原，有一条百把米长的茅屋街，店

铺一家挨一家，酒旗伸出低矮的屋檐外，有南货店、百货店、布店、杂货店，有打得叮当响的铁匠铺、屋里冒着热气的染布店，还有浪声浪气的酒店。这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工人。路边搭了一长排茅屋工棚，里面摆了许多木桶。工人们全都系着黑油布围裙，衣袖挽得老高，打赤脚做事，用一种巨型猪肚土箕舀了原煤放在里面洗。洗煤时，工人左手扶住猪肚土箕、右手从土箕里兜底抄一手，让水浸润透煤，然后顺时针方向摇动水中的土箕，煤就浮出来落入桶中，矸石就下沉留在土箕里。摇动土箕时，水荡了出来，溢出桶外，满地流着黑水，黑水又流向水沟里，不远处有个沉淀池，这些黑水经沉淀后再往外排，沉淀下来的是可继续燃烧的泥煤。洗好的煤用箩筐装好，两人扛一箩筐倒到煤堆上去，煤渣则有人挑着倒在矸石堆上。洗好的煤用来炼焦，不远处有十几座长方形平地焦炉正在冒着浓浓的黑烟。萍乡一带土法炼焦就采用这种方法。一座窑一次能产好几吨焦煤。紫家冲分矿采用的就是手工洗煤、土法炼焦生产工艺。

忽然，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有一辆电机车划着蓝色弧光拖了一列空煤车从黑洞洞的矿井里开出。车一停下，就有很多人来挑焦煤装进空煤车内。他们大担大担地挑，争先恐后，谁慢了一点后面的人就会喊：“快点呀，没吃饭不是？”旁边一个工头拿着皮鞭在守着，要是谁挑慢了，就狠狠地给这个人一鞭子，打得这人打飞脚走。这些挑煤的因为靠脚力吃饭，故名曰挑脚。

两人找到高师爷时，他正在材料坪里管账。高师爷虽姓高，却不是个高大的汉子，而是个鼠头鼠脸的人，戴顶瓜皮小帽，穿件香云纱衣服，下巴上长着一小撮胡子，样子有点猥琐。桌上放着算盘、文房四宝，还有一把折扇。房前是材料坪，放着堆积如山的材料，有坑木、竹子、棍子、道木、竹帘子、茅柴。凡是送料来的、运料走的，都由他管着。这里面有很多油水，例如乡下人送材料来，要经过他验收，他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他说定几级品就定几级品，送材料的只能低三下四向他求饶，送上礼物请求他收下。又如有工头为了少出钱，就送礼给他，运材料时他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如果工头没送礼，他就把这人的材料拿给送了礼的工头，没送礼的工头来问怎么少了材料时，他就装糊涂，说怕么被人偷了。所以他这个工作最吃得开，是个肥缺。杨五老信子送上了礼物——一包家乡的土特产酸枣巴巴（醴陵特产，用料为桑子，晒干，磨成粉，拌辣椒、盐，做成片蒸熟，其色黑中有红，其味特酸辣，很多人不敢吃）。

高师爷把杨五老信子和袁品高的情况跟段工头讲了，段工头安排两人挑脚，并安排了住宿。两人进到住宿处时，只见是座茅棚，用竹子搭成的床，密密麻麻的，猪栏栅子一般，有上、中、下三层，屋子里一股霉臭味。因他俩刚刚来，就住下铺。

忽然听见呻吟声和咳嗽声，袁品高循声走去，只见一个40岁左右的工人，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呻吟，地上一地的痰。袁品高问他那里不舒服？他呆滞的目光望了袁品高一阵，才有气无力地问：“你是刚来的吧？”“嗯。”“给我端碗

水吧。”袁品高到处寻他的碗，他指着脚下边，翻开毯子看时，只见好多臭虫爬在脚上在吸他的血，床上是一条条血迹，他恐怖得惊叫起来。那人说：“没什么，你没听过一首歌谣么？”接着有气没力地唱起来：

少年进炭棚，
老来背竹筒。
病了赶你走，
死了不如狗。

……袁品高出来了，心里沉甸甸的，觉得生活实在艰辛，到处都是喝穷人血的。

吃晚饭了。吃的是包伙食，名义上是工头出伙食费，实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工头早就从工人工资中扣除了。10个人一桌，中间一个大粗瓷海碗，堆得满满的一大碗蕻菜盐菜，辣椒放得一片红。一只硕大的饭甑放在屋子中央，工人们拿了碗去装饭，人挤人的。轮到袁品高了，他盛了满满的一碗，这是种糙米饭，发出一股霉味，里面有很多红头米虫。此刻肚子饿了，哪管得了这些，夹了菜风卷残云般吃了一碗，再去添时，饭甑已经空了。他长了见识，心想，明天再吃时，第一碗盛少点，第二碗就盛满点，这样才能吃饱饭。

回到宿舍时，段工头正在赶那个生病的工人。旁边站立一些工友，他们的脸上都流露着哀怜之色。那位工人半躺着，哀求说：“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住一夜再走吧！”段工头恶狠狠说：“你已经欠了我3个月的伙食费了，你不走，难道还要我养活你不成？！”那工人待了一会儿，脸现犹豫之色，然后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好，我走！”站了起来，拄着一根木棍，背上包袱，踉踉跄跄走出了大门。工人们望着这悲惨的一幕，敢怒而不敢言。

袁品高惆怅地目送着这位工友出去，心想，安源是个站码头的地方，自己要在安源山里安身立命，就一定要学会几手好功夫。

第二章

挑脚炭工友



第二天，吃罢早饭就开工了，工作是挑煤装焦炉，从洗煤场到炉前有六七十米远。

这时，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到袁品高面前，笑嘻嘻问他：“新来的吧？报上你的姓名，我们交个朋友。”

袁品高见这人很和善，就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人也报上了自己的姓名，他叫林福来。杨五老倌子友好地朝他笑着说：“我们是刚从乡下来的，很多事情还不懂，还请你多多关照点。”林福来说：“没说的，大家都是靠挑脚赚饭吃，都是苦朋友，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袁品高想今日遇着好人了，就对他心存感激之情。

林福来说：“小袁，我看你年纪小，力气不足，挑脚是很费力气的事，怕你吃不消。”袁品高说：“不要紧，我在乡下什么事都做过，挑担的事是经常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林福来拍着他的肩膀赞许道：“这就好！我们这里就是要你这样不怕吃苦的人。这样，我和你挑转担，这样更松活些。”袁品高想了想，的确，在乡下挑长担时，容易疲劳，就挑转担，这样人不会太累，不知不觉就可以完成了任务。袁品高问：“怎样个转法？”林福来没作声，而是从地上捡了根一米八长的竹箴，一箴一箴丈量起来，从煤场丈量到了炉前，然后返回，把路程折合成两段，在中间划了一条界，从煤场到界线为前段，从界线到炉前为后段。随即问他：“你肯捡那一段？”袁品高比较了两段情况，前段有点上坳，而后段则是平地，他捡了后段。林福来说：“肯定了吗？这是不可反悔的。”袁品高仔细检查了自己是否有错，又想了想，觉得这对自己有利，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挑煤开始了。工人们都是光着膀子干活，上煤的人是个矮壮的青年，长得像个冬瓜，手臂粗壮。他用一把四齿耙上煤，先将土箕快速摆成一排，一耙子一土箕，上得飞快。那些挑煤的挑着担子打飞脚走，谁也不肯落下一步。段工头手执皮鞭来来回回地走，嘴里叼着烟，一声不吭，监督着工人做事。

林福来很快挑了一担放在界线上，又挑了空土箕飞快地往回走。袁品高挑

起担子，铆足了力气挑着打飞脚。这种土箕叫做猪肚土箕，其口小、肚子大，装得多，煤不容易掉落下来，每担都有百多斤，挑到土焦炉内炼焦。这种土焦炉叫萍乡炉。

萍乡早在唐代就开始挖煤，到了清代开始炼焦。萍乡人炼焦叫作堆烧法，即将井下的煤挑至煤坪里，堆成一大堆，燃烧成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派汉阳铁厂稽核张赞宸来安源收购煤炭和筹划开矿，张赞宸一边探矿，一边炼焦。他派了化验员对煤焦质量进行化验，结果堆烧法磷、硫、灰俱重，并伴有煤油，炼出的钢铁糟脆，不堪铁路用。他就改用土炉炼焦法，进行洗煤除去磷、磺，砌以长方形窑体，经过焦化后，用水洗焦，煤油流出，纯洁了焦炭。张赞宸在给盛宣怀的信函中写道：“驯至焦炭出炉，坚光切响，巨细成条，化验则灰磷磺俱轻，到厂炼铁，果合炼钢之用。”

大家挑着鱼贯而行，都是到了土焦炉内倒了煤就快点走，生怕段工头的鞭子落在背上，袁品高亦然。林福来每挑一担来，他就挑了去，界线上没剩一担。杨五老倌子毕竟上了年纪，挑得慢了点，“叭！”脊背上挨了一鞭子，留下了一条红红的鞭痕。他顾不得被抽痛了的身子，脚下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大家就汗流浹背了。

袁品高不懂矿山做工与农家做事的区别。农家做事，由着自己的性子干，做多做少、做快做慢可以自己调配。可是在矿山不同，矿山把人变成了机器，要不停地运转，不论你做得做不得，都必须按照苛刻的工作量来进行，不存在打折扣。袁品高起先凭着一股冲劲干起活来飞快，可是时间久了就渐感力气不支了，只觉得腰酸背痛，肩膀被扁担压得麻木了，像什么东西在肩膀上捞，捞得火辣辣的痛，脚下如同灌了铅一般地沉重，步子自然就慢了下来。而林福来则不同，他做惯了，正当年轻，力气足，总是以同样的速度挑担，界线上多了一担煤了，接着后面一担放在前面一担的后面，袁品高的担子越挑越远，而林福来的担子则越挑越近。袁品高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可是这个时候意识到了已经晚了，这叫作“吃生”，也就是欺负生人的意思。这是煤矿特有的现象。凡是不懂矿山规矩的都会钻入他们的套中，如果实在挑不动了只能放弃今日的工钱，这样他的工钱就被其他的工人分了，人们还会嘲讽他：“工钱相送饭胀狗。”有许多人因坚持不了第一天就逃走了。如果坚持下来了，他以后往往又去套别人，就这样往复循环，这就是矿山的“潜规则”。袁品高由于挑煤的速度慢下来了，段工头的鞭子马上落了下来，这就犹如机器上了润滑油，他脚下的步子加快了。他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落下担子！要在安源山里立住脚，不能被别人小看了自己！于是他拼命挑呀、挑呀，脚在飞，感受到了身上有无穷的力量，很快又恢复到了原先的状态。

第一天做工，他已经尝到了做工的滋味了，全身如同散了架似的，洗了澡

吃完饭，早早地睡了。刚刚睡下，同班的刘桂初就来喊他：“怎么睡这么早？”他和袁品高一般大，是湖南湘潭射埠人，随父母一道来的，比袁品高来得早，因年纪相仿，故来寻袁品高说话。袁品高说：“我实在太疲劳了，想早点儿睡。”刘桂初说：“睡得早就起得早，天没亮你起来做什么？”袁品高一想，这话对，父母不是经常教育自己别睡得太早了吗？可是这里除了睡还能做什么呢？刘桂初说：“我们要去。”袁品高一拂毯子起了床，跟着他就走。

两人来到外面，紫家冲的夜还是蛮美的，天上群星闪耀，四周群山起伏，山风猎猎，通体清凉，这比待在空气混浊的房子里舒畅多了。袁品高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觉得这山风透着一股甜味。

刘桂初建议先去看生窑火，袁品高就随着他走到白天工作的窑边。这里烟尘滚滚，正在生窑火，只见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子正蹲在地上往火眼里扇风。他们每人守着一个火眼，窑子中间竖着一根烟囱，一座窑子有十几根烟囱。一个个被烟熏得面污嘴黑，炉火烤得小脸通红，汗水大滴大滴往下掉，脸上花花邈邈的。旁边放着木柴，火眼里的柴烧着了，还伴着一些干炭饼也烧燃了。他们双手握着扇子使劲往内扇风，柴火顿时熊熊燃烧，柴烧完了再添。窑内的煤烧着了，像红缎子在飘动。旁边一个师傅来来回回走着，躬下身逐一检查每个火眼。如果火候不到，他就会下令：“再添点柴，加把劲！”那个小孩就仰起乌黑的脸朝着他笑，于是加大了扇风力度。

袁品高问：“怎么用这么小的孩子呢？”

刘桂初说：“矿上比谁都精明，小孩子的工钱低，用小孩子更划得来。”

袁品高“哦”了一声，又问：“这要扇到什么时候呢？”

“要让煤全部燃烧起来，烟囱里不再冒烟，而是冒蓝色火苗，再用煤渣堵住火眼，煤在炉内慢慢焖，就会焖出烈块来。估计要两个小时以上。”刘桂初所说的烈块就是焦煤。

忽然迎面刮来一股风，刮得烟尘直往两人的身上扑。袁品高呛得直咳嗽，这股烟尘味辛辣，令人窒息。两人赶快躲开了。

两人又朝小街上走去，街上虽然简陋，可也是一个小世界，基本具备了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尤其歌楼酒馆发达，小街上琴声悠扬，男女的歌声就像猫儿嚎春般难听，女人浪荡的笑声听了让人肉麻，赌馆里大喊大叫声像猪般嚎叫。两人对女人没兴趣，就朝一家赌馆里走。这里正在玩一种新式赌博，叫作俄罗斯轮盘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放只四方形盘子，中间有一面钟一样的圆盘，周围刻着数字，人们将钱放在数字上，旁边有只把手，庄家摇动把手收紧内面的发条，手一松，发条开始松散，指针飞快旋转，人们在发狂地喊着：“停！停！”可是指针却溜走了，人们急得直跺脚。指针最后停住了，对准谁谁就赢钱；有时偏了一点点，就是没停在放钱的数字上，这钱就归庄家收了。那

靠得最近的气得又跺脚又捶桌子，大声骂道：“这赌博机真缺德！”

侧面一间有两张桌子，人们在打麻将、推牌九。这里比外面安静多了。大厅后面一间屋放了一张桌子，人们在赌色子。色子放在一个竹筒里面，一个人拿起竹筒不住地摇晃，竹筒忽然往桌子上一罩，大声喊：“有钱都拿出来呀，娶妻、置业、买土地，发财就在这里呀！”人们将钱掏出来放在桌上，嘴里喊着：“大、大！”“小、小！”那人将竹筒一揭，是大点，买大点的将钱扫走了。刘桂初对赌色子很感兴趣，两眼痴迷地望着，好像自己也参与其中似的。袁品高则对赌博不感兴趣，他对这些东西还不甚了解，认为赌博不是正经人干的，于是扯了刘桂初就走。

两人又回到了住处。袁品高正准备睡，刘桂初说还早，睡这么早干什么？袁品高问他还有什么好玩的么？刘桂初说我俩来赌一赌怎么样？袁品高说自己才上班，还没发饷，哪来的钱赌博？不愿意赌。刘桂初说：“一个钱总会有吧？就拿一个钱来赌。”袁品高笑了，说：“这有什么味？”刘桂初说：“就玩玩呗。”袁品高问怎样赌法？刘桂初从口袋里拿出几粒石子来，说：“我这里有五颗石头，我两只手不停地搬动，你叫我停我就停，你猜我手上的石头有多少。”袁品高觉得这事挺有趣味，就拿出一个钱来与他赌。刘桂初也放了一个钱在地上，右手拿了三颗石头，左手拿了两颗石头，夹在指头中间，朝袁品高亮了亮，说：“看清楚了吗，莫看走了眼呀。”然后两只手调换得飞快，袁品高眼睛紧紧地盯着，瞅准了，说：“停！”刘桂初的手不动了，问：“石头在哪只手上？”袁品高说：“在左手上。”刘桂初手一摊，果然在左手上。袁品高收了钱。刘桂初不服气，又放了个钱来赌，又输了，连接三盘都输了，袁品高大胜而归。刘桂初蔫蔫的，说：“睡吧。”

第二天晚上，刘桂初又喊他来赌。袁品高今日手臭，数盘皆输。他越输越大胆，结果把这个月的伙食费全输光了，人蔫蔫的了。刘桂初见他没钱了，就说：“这样吧，我借钱给你，不过你得立个字据才能借。”袁品高已经穷途末路了，只能听从他的摆布，在一张字据上按了手印，赎回了赌输了的钱。袁品高不服，为什么他就赚得了钱，而自己就赚不到呢？这里面分明有诀窍。于是他苦思冥想，要找到里面的破绽，分明又找不出。于是他又赌、又欠、又赎回。

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是发饷的日子，袁品高高兴兴去领饷。他刚刚拿到钱，刘桂初就来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今日我们的账就结了吧？”袁品高一愣，问：“什么账？”刘桂初冷笑一声：“你是贵人易忘事，就是我们的赌账呀。”袁品高一看，总数是12元，惊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多？”刘桂初说：“这是我俩商量好的，借钱是3元，利上滚利，息上滚息，不是12块是多少？”袁品高一算，果然如此。等于这一个月的工作白做了，全部孝敬了人家。然而他心里无论如何不服，说话就显得低三下四了，说：“刘哥，请你手下开开恩，我分两次还你可以么？”刘桂初这下变了脸，说：“不行！赌博场上无父子，一个愿赌，

一个服输，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没人强迫你，今日你还得起得还，还不起也得还！”袁品高此刻已无话可说，他咬咬牙，将钱悉数还给了刘桂初。刘桂初拿起银圆吹一口，放在耳边听一听，块块都货真价实，就连忙笑着说：“做了小人了。袁品高你是大英雄，有男人汉的气概，本人敬佩你！”袁品高此刻没有把他恭维的话放在心上，只是板着脸，眼眶里放着怒火。

我袁品高的血汗钱就这么好赚？他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个月来的经历来来回回在他的心里翻腾着，挑脚赚吃真辛苦，肩膀挑起了硬茧，穿着草鞋脚丫子被草绳擦破了几层皮，这钱都是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现在说没了就没了，都是他刘桂初想着法子抢去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钱夺回来！

袁品高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刘桂初认为他已无油水可榨了，就不再理睬他了，与另外的人赌去了。一天晚上，刘桂初正在山上走着，从树林里忽然钻出一个人，脸戴鬼面壳子，手拿一把银晃晃的大刀，厉声喝道：“此山由我开，此树由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刘桂初吓得全身发抖，双膝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口里战战兢兢说：“好汉爷，你莫杀我，我上有80岁的老娘，我死了我娘也会饿死的，我把钱全给你，你就饶了我吧。”说着就从口袋里窸窸窣窣搜钱，把几个口袋全掏空了，放在地上。那人道：“你这厮看来还老实，今日且饶了你吧。快滚吧！”刘桂初没命地跑了。那人拾起了地上的钱，将鬼面壳子和“大刀”扔了。原来，这人就是袁品高。他心痛自己的血汗钱被刘桂初骗走，总想把钱要回来，可是公开地抢他没这胆量，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比他高大有力，他没本事在人前展现肌肉，只能智取。可怎么个智取法呢？有一天来了个卖杂货的，有小孩子玩的东西，其中有鬼面壳子和木大刀。他顿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演出了木刀夺宝的闹剧。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打劫时故意装成大人的嗓子说话，还装得蛮像的，居然骗了刘桂初。当刘桂初说出“家有80岁的老娘”时，他差点笑出了声，心里骂道：骗鬼，你还是去你娘胸前吮奶吧！他拾起钱来数了数，比自己输的还要多。

袁品高又有了钱，这次还长了见识，身上只留生活用钱，其余的让回家的杨五老倌子带给父母。这样就断了自己赌钱的后路，任人家怎样诱惑就是不赌。与刘桂初照常友好，以防止他起疑心。一天，他同刘桂初去街上买东西，窸窸窣窣搜出一把零钱。刘桂初心里想，他一个月的工资全部输光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钱？遂起了疑心，两只眼睛直盯着他手上的钱，忽然，他看见一个铜板与众不同，显得特别新，而且这块铜板上有个特别的暗记：钻了三个黑点！这是他无意之中做的记号。怎么会在他的手里？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将钱全部掏空的情景，看来那天晚上打劫的人一定是他！刘桂初毫不声张，悄悄地布置去了。

这天晚上吃了饭，刘桂初说：“我们走去。”两人出了门，又到赌场转悠了一会。因为袁品高发誓不再赌钱了，两人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很快就到了郊外。

刘桂初说肚子痛，去解大手，就钻到林子里去了。这时，来了几个人将袁品高团团围住，有个稍长个子的问：“你是袁品高吧？”得到答复后，几个人就将他掀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袁品高用手抵挡，可是只觉得自己的双手软绵无力，拳头砸出去就像弹棉花一样轻飘飘的，根本砸不伤人家。那伙人力气大得很，下手又狠又重，拳头像暴风雨般砸下来，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他知道自己反抗是徒劳的了，于是只能护住要害部位，双手死死抱住头。这些人足足打了数分钟，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打累了才放手，最后还狠命地踢了几脚才离开。有个人又回头从他身上把钱全搜去了，见尽了些零钱，还鄙夷地骂了句：“穷光蛋！”

袁品高此刻已是鼻青脸肿，全身疼痛难忍。他挣扎着几次想起来，可是哪里起来得了？袁品高知道，这次一定是刘桂初搞的鬼。他无论如何吞不下这口气！他的眼睛里噙着泪，但他内心却很是坚强。

山风猎猎，吹得松涛大海般怒吼。风很凉，吹在身上起鸡皮疙瘩，不远处有野兽绿绿的眼光在闪动。此刻自己不能动弹，这大山里经常有豺狼出没，万一来了群豺狼该怎么办？望着这深沉的夜空，他恐惧起来。他渴望回去，尽管是钩心斗角、痛苦不堪，可也比送入野兽之口强得多呵！不行，我要回去，爬着也要回去！求生的愿望终于战胜了痛苦。他往回家的路上爬着，爬哦、爬哦，不知道多长时间，眼前模模糊糊看见洗煤场了，可品高怎么也爬不动了。

“小哥哥，你这是怎么啦？”这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来到了他跟前，低着头看他。

袁品高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女孩看见这么狼狈没面子，挣扎着要起来，可是实在站不起来。小姑娘抱住他的上身扶他，一绺头发披在他的脖子上，全身痒痒的，闻着她身上的气味真舒服。他真希望就这样被她搂着，即使就立即死去也心甘情愿。小姑娘扶着他一步步走，才走几步，双脚一软又倒了下去。小姑娘再次扶起他，说：“小哥哥，我来背你。”袁品高说什么也不肯，可是他确实没力气了，居然听了小姑娘的话任她背着。小姑娘背着他步履艰难地走着，走一段放下休息一会儿，再背……居然背到了他的住处，把他放在了床上，悄悄地走了。工友们都围了过来，问怎么回事？刘桂初也来看他，见到他这副模样，很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差点说出“我没叫他们这样打你”，赶忙停住了嘴。他表现得挺殷勤，端茶倒水，寻了草药替他疗伤，并妒忌地问：“那个女孩子是谁？”“我不认识她。”刘桂初惊讶得嘴张开了个“O”字形，半天也没让它闭上。